

处暑小记

□王贤浩

处暑来了，天气便有些不同。太阳虽仍高悬，却已减了三分火焰，像一位老拳师收了拳势，只将余威略略施展。清晨起来，院中的青石板上已有了露水。这露水不是夏天的露水，夏天的露水是热的，沾在脚上，黏糊糊的；这露水却是凉的，踏上去，脚底板便觉得一阵清爽。墙角的老蟋蟀，鸣声也不似先前那般急促了，断断续续的，仿佛在计算着剩下的日子。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短衫，却也有顽固者仍执着于夏装，汗流浹背地走着，不时抬头望望天，嘴里嘟囔着什么。我想，他们大约是在抱怨那“秋老虎”。这“秋老虎”确是讨厌，明明节气已到，偏要杀个回马枪，将残余的暑气一股脑儿倾泻下来，叫人猝不及防。老一辈人说，处暑后还要再热十八天，这话倒也不假。

荷塘里的荷花早已谢了，只剩下一支支莲蓬，直挺挺地立在水面上，像一群倔强的老头儿。偶尔有野鸭游过，碰着了莲蓬，莲蓬便轻轻摇晃，抖落几粒莲子，“扑通扑通”地落入水中。岸边的杨柳，叶子边缘已见微黄，风一吹，便有几片不牢靠的先落了，打着旋儿飘到水面上，成了小鱼们的玩物。菜市上，瓜果的品种悄悄变换着。西瓜的摊位少了，梨子、葡萄却多了起来。卖瓜的老汉摇着蒲扇，看着日渐稀疏的顾客，知道今年的生意快要到头了。隔壁卖秋梨的小贩倒是精神，吆喝声格外响亮：“秋梨润肺咧——”黄昏时分，最是宜人。西边的天空染上一抹淡红，不像夏日那般浓烈，倒像是掺了水的胭脂。晚风拂过，带着一丝凉意，将白天的燥热一点点吹散。巷子里的老人们搬出藤椅，坐在门前纳凉，摇着蒲扇，说着陈年旧事。孩子们在空地上追逐嬉戏，笑声在暮色中格外清脆。

夜来，虫鸣声也变了调子。盛夏时是嘈杂的大合唱，如今却成了零星的独奏，这里一声，那里一声，显得格外寂寞。偶尔有夜蝉鸣叫，声音也不似先前那般嘹亮，倒是气力不济的样子。月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下来，在地上画出斑驳的影子，随风轻轻晃动。乡间的处暑又是另一番景象。稻田渐渐转黄，农人们开始准备收割的器具。场院里的石碾被推出来检修，镰刀磨得发亮。妇女们忙着缝补装粮食的麻袋，孩子们则被派去驱赶偷食的麻雀。空气中飘荡着新谷的香气，混合着泥土的味道，这是秋天特有的气息。城市的高楼之间，处暑的痕迹不那么明显。空调依旧运转，人们依旧行色匆匆。只有那些街角的老茶馆里，老人们通过一杯茶的凉热，感知着季节的变换。冰镇的酸梅汤渐渐换成温热的菊花茶，电扇的转速也调低了一档。处暑时节，最妙的是那场不期而遇

的秋雨。不像夏天的暴雨那般来势汹汹，而是轻轻柔柔地落下，洗去空气中的尘埃。雨后的天空格外明净，阳光透过云层，将万物镀上一层金边。泥土的芬芳混合着草木的清香，随着微风飘散，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王维诗云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这意境在今日看来，依然鲜活。只是如今的“空山”难觅，我们只能在城市的夹缝中，捕捉那一丝秋意。阳台上的盆栽显出几分憔悴，街边的行道树开始有了黄叶，超市里的月饼悄然上架——这些都是现代人的处暑印记。处暑，是夏的告别，也是秋的问候。它不像立春、立冬那般旗帜鲜明，而是悄悄地来，静静地改变着天地间的气息。待人们发觉时，夏天已经走远，秋天正站在门口，手里捧着一篮金黄的果实。

(作者系辽宁省东港市文学爱好者)

秋天如此深刻

(一)

□程应峰

枫叶把山谷烧成篝火
风里滚落细碎的红
每片叶子都藏着年轻
脉络里刻满季节的行踪

溪水载着落叶奔赴远方
像一封封热烈的情书
樵夫的山歌漫过松林
惊飞几片闪眼的云

石桌上，茶盏凝霜
茶香与松针共舞秋风
松鼠在枝头囤积阳光
为寒冬编织温暖的梦

苔藓爬满斑驳的石阶
每一步都如此凝重
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
与风中的翅膀一起颤动

(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)

草木知秋意

□杨丽雨

檐角的蛛网沾了霜，晨露坠在菊瓣上，一触即碎。我站在院子里看那株老桂树，叶片边缘卷着浅黄，像被岁月烫了道边儿。风过处，落下来的不是花，是半枯的叶，打着旋儿粘在青砖缝里，倒比开得最盛时更见风骨。院里的竹总不肯服老，依旧绿得硬气，却在根部藏了些褐黄。有回夜雨，听见竹梢拍窗，像谁在外面轻唤。晨起推窗，见断了竹枝斜斜插在泥里，断口处凝着琥珀色的汁，像昨夜未干的清露。后园的爬山虎最是性急。不过几日，就把整面墙染成胭脂红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地翻卷，露出背面青灰的底，像

幅没干透的水墨画。我总爱趁晴日搬张藤椅坐在下面，看阳光从叶隙漏下来，在青砖地上织出细碎的金斑。偶有叶子落进茶盏，浮在碧色茶汤里，倒添了几分野趣。街角的梧桐更不必说。秋阳把叶子晒得半透，黄里透着金，像揉皱的锦缎。有回走夜路，踩着满地碎金，咯吱作响，倒像是踩着一整个秋天的心事。抬头看，枝桠间漏下的月光，比春夜清冽了三分，落在肩头，竟有了薄霜的凉意。前日去山中，见漫山的枫红得惊心动魄。有株老枫长在崖边，半边身子探出去，叶子红得像燃着的火，风过时，满山谷都是细碎的噼啪声，倒像是生命最后的燃烧。树下的蕨类早已枯了，蜷

成一团深褐，却偏有几朵野菊从枯草丛里钻出来，黄得扎眼，像是谁随手撒下的星星。回来时在山脚见着卖野栗子的老妇，竹篮里的栗子带着刺壳，沾着湿泥。她说这是今早从后山摘的，指尖还留着栗子壳的褐色划痕。买了一斤，揣在怀里，走一路，暖一路，到家时壳上的绒毛都被体温焐软了。院里的石榴树落尽了叶，只剩几个皱皮的果子挂在枝头，像被时光遗忘的灯笼。风从篱笆外钻进来，带着野菊的清气，吹得灯笼摇晃。忽然想起年少时，也是这样的秋日，母亲坐在灯下缝棉衣，我趴在桌上看她穿针，线穿过布面的声音，和今夜落叶敲窗的声息，竟有几分相似。

摸黑去收晾在绳上的衣裳，指尖触到棉布的刹那，惊觉秋意早已浸了进来——衣裳上还留着白日阳光的暖，却带着种清冽的凉，像极了那些将要落幕的美好，热烈过，也沉静过。阶前的菊开得更盛了。深紫的瓣上凝着霜，倒比昨日更精神。忽然懂得，草木的秋意从不是衰败，是把春夏的热闹收进骨子里，酿成更醇厚的滋味。就像人到中年，把年少的锋芒敛了，反倒活出了通透的底色。风又起，吹得竹影在窗上摇晃。我沏了杯新茶，看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，这草木知秋，原是替我们把岁月的滋味，尝得更分明些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)



《夕阳暮色》 汤青 摄

公益广告

勤 俭 节 约

粮食来之不易 节约从我做起

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